



HE'HE

DONGWU XIAOSHUO
XILIE

狼血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明天出版社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狼血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血/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6.4

(黑鹤动物小说系列)

ISBN 978-7-5332-8858-7

I. ①狼…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3293号

黑鹤动物小说系列 狼血

著者/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出 版 人/傅大伟

出版发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规格/155毫米×210毫米 32开 6.375印张 103千字 4插页

印数/1-30000

ISBN 978-7-5332-8858-7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82098710

目录



冰湖

/ 1



狼血

/ 25



睡床垫的熊

/ 175



冰湖

黑鹤
动物小说系列

从窗子里望出去，湖面上已经结上了幽蓝的冰。

在一望无际的冰层之上，只有几处因为湖中暗流的压力而鼓起的冰凸，在那里，冰层布满了微小的裂纹。

放眼望去，冰层如此坦荡，一直绵延至天际，与湛蓝的天空相接。

自从封冻之后，浩大的冰湖就隔绝了所有生命的迹象。

索米娅回过神来，将一块风干的牛粪投进炉壁已经烧得发红的炉子里。风从屋顶吹过，蒙覆在屋顶上的铁皮被刮得哗哗作响。

每天，索米娅都静静地坐在窗前，久久地凝望着冰湖，那比天空更蓝的冰总能让她干涩的眼睛感到些许的舒润。除了将羊毛纺成毛线外，在整个漫长的冬天里，她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好做。

天太冷了，门外那块抵挡寒风的毛毡已经被冻得通透透透，每次开门外出时索米娅都像推开一块沉重的石板。

每个冬天都是这样，第一场雪落下之后，附近度假村最后留守的工作人员就会全部离开了。

湖边，只留下索米娅和她的狗。

此时，狗正躺在炉火边。在索米娅长久地向窗外眺望时，它总是偎在她的脚边，望着红透的炉壁出神，要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睡着的。



它太老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睡觉。有一次因为离炉火太近，毛竟然被烧着了，它却浑然不知。当索米娅惊叫着扑灭它身上的火苗时，它也只是迷迷糊糊地回过头看了看她，又埋下头睡过去了。

有时候，看着它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索米娅总是怕它已经死过去了。她在它的身边看上好久，最后甚至为了确信它还活着，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身体，直到感觉到已经稀疏的犬毛下那虚弱的心脏还在缓慢、安详地跳动，才安下心来。

索米娅又将一块牛粪填进炉子里。



湖封冻之后，再没有人来过这里。

在一个黄昏，索米娅看到一头枯瘦的狼走上冰面，小步颠着向湖心跑去。索米娅注视着它消失在昏暗的冰面上。

老人以为它会带走她在水面上发现的那只黑色的水鸟。

初冬，当其他所有的水鸟都已经离开之后，那只黑色的水鸟却一直留在冰湖中那块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而渐渐缩小的水面上。终于，在一个干冷的早上，冰面封闭了。直到老人确信冰面已经结实到可以承受自己的体重时，才试着接近那只水鸟。水鸟的双爪已经被冻入冰中，它像是睡着了，就那样被冻得僵硬了。

在狼出现的第二天，老人举着望远镜，隔着结了霜的窗子，看那块冰面。那只冻僵的水鸟仍然像黑色的风向标一样，指着湖的彼岸。

那狼运气不好，错过了这冬日里不可多得的食物。

总是望着这寂寥的一切，会让人心生倦怠，索米娅总是期待着视线里有新的色彩出现。

在一个安静的黄昏，索米娅像往常一样拿着望远镜观望地平线时，发现湖边有新的生命出现。

那是与寡淡的冰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颜色，更像成熟至极致的芨芨草的颜色，浅棕中泛起一缕麦色的金黄，像一团团金红的影子，在湖边的坡下闪动。老人用颤抖的双手小心地调整着望远



镜，淡蓝色的视野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恰在此时，像是要向索米娅证明自己的身份，一颗纤瘦俊俏的头颅抬了起来，展现在冰湖青蓝的背景之下。

是黄羊^①。

很多年以前，在牧草丰美的季节，年轻的索米娅曾经见过草地上狂奔而过的黄羊群。黄羊那么多，漫山遍野都是，裹挟着滚滚的尘土，像不可遏止的金色洪流，呼啸着奔向远方。健美的黄羊似乎是要发泄充沛的精力，高高地跃起，在半空中拱起柔韧结实的腰身，再像弹簧一样猛地弹开，然后又轻盈地落在黄羊群中。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身体里那种奔跑与跳跃的欲望在驱使着它们，它们可以像鸟一样飞翔，轻盈地弹向天空，真的像是在草地上方弹跃飞翔。远远望去，它们在无尽的草海中腾越的样子，像一群游向远方的海豚，不时地跃出海面，展示着光滑矫健的腰身。

它们一直向前奔跑，像汛期恢宏的洪水，冲荡在美丽的草地上。

① 黄羊，又称“蒙古羚”，分布于中国内蒙古、甘肃、河北、吉林等地，栖息于丘陵、平原、草原和半荒漠地带。体形纤瘦，体长为100～150厘米，肩高大约为76厘米，体重一般为20～35千克。雄兽长在颞骨上的角较短而直，雌兽没有角，仅有一个突起。体毛以棕黄色为主。四肢细长，前腿稍短，带角质的蹄子窄而尖。善奔跑，喜跳跃，可跳2.5米高，6～7米远，下坡时最远可跳13米。

那样风暴般席卷草地的黄羊群已经很久看不到了。在一个漫长的冬天过去之后，年轻的索米娅曾经在雪层下发现已经干瘪的黄羊尸体。草地上一切生物都会找到自己生命终结后的去处。她取下它的两只前腿，剩下的残骸将被狼或鹰吞食，帮助它们度过春天那段食物枯竭、难挨的漫长日子。至于骨头、皮毛和蹄甲，经历春雨洗沥，骄阳曝晒，风寒侵蚀，最终将重新融化在草地之中，滋养出明年更丰美的牧草。

此时，那种辉煌年代留下的纪念品似乎只有悬挂在屋顶的两条弯成直角的前腿。那两条经过长年的烟熏火燎而发黑的黄羊腿，仍然摆出弯曲的姿势，似乎仍然可以随时开始奔跑。在夏天，那是天然的窗钩。

草地上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黄羊了。

也许那边的情况更糟，这些黄羊越过边境，在漫天的风雪之中跋涉了很久，来到这里。

十三只黄羊，像十三朵被狂风吹散的飘絮，在坡下找到那片尚没有被积雪覆盖的枯黄的草场。它们埋下头去，就再也不愿抬起头来，久久地在那里啃食着露出雪层的牧草。

暮色之中，它们在无垠的雪野中慢慢化为黑色的剪影。终于有一只黄羊抬起头来，向远方的地平线扫视了一眼之后，又将头沉入了黑暗之中。



后来，天就黑了。

天亮时，索米娅用指甲在冻结了更厚霜花的玻璃上划出一个小小的窥视孔。

在那片开阔的草场上，她没有发现黄羊的踪影。

真的没有。

老人又用望远镜仔细地看了一遍，除了雪之外，就只有那一簇簇坚韧的芨芨草划破雪层在风中摇曳，她没有找到黄羊在雪中卧下的痕迹。

索米娅想，它们大概跟那头走上冰面的狼一样，也离开了，并没有在这里停留得更久。它们发疯一样啃食牧草，填充起饿得发瘪的肚囊，显然此刻已经暂时渡过冰冻之灾，踏上了去寻找水草更加丰美的冬季牧场的路。

老人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才想起要生起炉火做饭。

老狗出去了一会儿，很快就在寒风中夹着尾巴回来了。它直奔火炉边的那个位置，咣的一声趴在地板上。

整个冬天，它都会凝视着炉火，在不断的回忆中度过。

天更亮了一些，索米娅再次拿起望远镜，向地平线尽头望去。

雪，还是雪，还有被风吹成淡蓝的天空。

噢，不，镜头里突然出现了显然是陌生的色彩，模模糊糊地

一掠而过后，眼前又是惨白的雪地。老人再想寻找时，却又找不到了，她不得不一次次地调整着望远镜的位置，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也许是因为那用指甲划出的窥视孔的视野太狭窄了，老人用刀在玻璃上刮出更大的空间。

索米娅终于找到了那模糊的一团，她不敢再动，一点点地调整着望远镜，直到那团黄色的影子在颤抖的镜头中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轮廓。

那是一只黄羊，正慢慢地举头张望。大概是因为今天的天气晴好，空气的透明度极高，老人竟然看到黄羊黑色的眼帘上也挂上了白色的霜花。它那黑色的眼睛又圆又亮，它向远方膘了一眼之后，又回到那种静止般的状态。在寒冷酷烈的冬季，尽量不动，这也许是可以保持体力的最好的办法。

它们都在那里。十三只，老人每数出一只心里都微微地震颤。

它们一只也没丢，都在那里。

不知是什么让它们昨天晚上走上了冰湖，此时，它们只能无可奈何地站在光滑的冰面上。狂风肆虐的冬天，光滑的冰面上几乎留不下什么积雪，刚刚落下的雪花转瞬之间就被风吹散，飘得无影无踪。

也许是一头狼，或是遥远的湖中冰块碎裂的巨响，使刚刚饱食了牧草之后在岸边的风雪中昏昏沉沉的黄羊受了惊吓。它们开



始奔跑，这也是这种食草动物逃避危险的唯一方法。它们漫无目的地奔跑，不知不觉间逃上了冰面。

对于它们这种有蹄类动物来说，一旦步上冰面，就是灭顶之灾。

当牧人需要涉过冰面时，即使马的蹄子上都钉了钢掌，牧人也要下马缓行，马也总是走得小心翼翼。就是这样，还会有马匹在冰面上滑倒跌伤。所以，在冬天，如果可能的话，所有的有蹄类动物都会尽量避开光滑的冰面。一旦走上看起来平坦无比的冰面，它们也许更适合在草地上驰骋的蹄子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它们也许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离开，只能在冰面上等待着被寒风一点点吹干瘪。

下午，风雪更大了，那些从惨淡的天空上急速飞降的巨大雪片簌簌作响，砸落在雪地上。

索米娅试着隔着窗子向外面看了看，她看不到五米外的牛粪堆。

风雪一夜未停，在深夜里夹着雪片的风像怪异的刀片划出鬼叫般的可怕呼啸掠过屋顶，小屋的每一面墙和边角都发出试着与风交锋后遭受挫折的撕裂声。狗一次次不安地从火炉边爬起，走到门边，烦躁地用爪子抓搔着门板，轻声地咆哮。它像一只第一次离开母亲来到新家的小狗一样坐在地上，扬起鼻子，随着尖锐

的风声那哨子般的节奏，发出或高或低的吼声，像是不满的呻吟。

每个风雪肆虐的夜晚，它都是这样不安宁。

这用原木建成的房子的每一条缝隙里都严严实实地抹了草泥，密不透风，温暖干燥。干透的牛粪燃得正旺，炉壁已经烧得通红，烟筒被风抽得呼呼作响。这是荒寒的草地中最温暖的地方，索米娅哪里也不想去。她有冻得像石头一样的红肉和堆得结结实实的晒得干透的牛粪，还有这像城堡一样结实的小屋，她已经孤独地在湖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天。

索米娅轻声地呵斥着狗，它终于悻悻地回到火炉边趴下了。那些曾经在草地上追逐脱群羊只的梦会再次潜入它那昏昏沉沉的梦中，那是它的世界。在梦里，它像一只小狗一样抽搐痉挛，发出不安、惊讶的吠叫。

索米娅伸出手轻轻地抚摩着它，直到它腹部那紧张的悸动平息下来，它进入另一个梦中为止。

天晴了。

索米娅早晨起身，往炉子里填上新的牛粪，再次点燃已经熄灭的炉火，雪封的湖岸边的草地上上升起了第一缕淡蓝色的炊烟。

索米娅推开门，沐浴在清晨清冷而耀眼的阳光中。风已经停了，干爽的寒气像决堤的湖水一样涌进屋子，老人微微地哆嗦着，



凛冽的寒气呛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手扶着门框轻轻地咳嗽。

当然，也许是因为太纯净的空气让她已经习惯了温暖小屋的肺无法适应吧。

厚厚的雪彻底地覆盖了草地，洁白得不可一世的广袤的雪野，平坦得没有一丝不同的痕迹。掠夺一切的大雪过后，在阳光的照射下，那雪洁白得让人不敢直视，老人伸手拭去被雪地反射后的阳光刺出的泪水。

湖面上仍然没有留下一丝积雪，彻夜的大风吹过冰面，那深邃的冰像被打磨过一样闪闪发亮，光滑得像最锋利的刀刃。风已经吹去了冰面上所有的灰尘，使它更加纯澈透明，在阳光下闪烁着鱼腹般青色的粼光。

雪野上一方直达天际的冰湖，即使经过无数个漫长的冬季，当它在这暴雪之后如一枚清澄的巨人眼睛出现在冬天的雪地上时，索米娅还是感到草地之湖幽蓝得不可思议。

她想到了那些黄羊，在冰面上，那些黄色的小点隐隐约约地还在。

索米娅戴上头巾，关紧了门。狗从索米娅戴上头巾的这个动作中知晓，自己将会有一次冬日里少有的散步，于是表现出作为一只已经进入暮年的狗少有的兴奋，摇晃着尾巴在主人的袍裾间盘旋着，差一点儿绊倒了索米娅。

索米娅轻声地呵斥着狗，走上了冰面。

她走得很小心，生怕自己跌倒，还好靴子结实，粗糙的牛皮底很好地抓住了冰面。老人慢慢地向冰湖中挪动。走上冰面之后，她感觉似乎又起风了，尖利的风迎面而来，扯动着她的头巾，让她喘不过气来。索米娅不得不一次次侧过头去，只是为了短暂地躲避风头，好吸入一口空气。

狗身上那层稀薄的毛被风吹得狂乱地钱起，但它还是用那已经磨秃的爪子紧紧地扣住冰面。它像是怕冷气利用任何一条缝隙钻进身体里攫取它残剩的生命，紧紧地闭着嘴，跟在老人的身边。

索米娅走到它们身边时，它们一动没动。

不过，闷头在风中苦苦走了一路的狗因为突然看到这么多猎物而兴奋异常。刚开始它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但它也只是愣了那么一下，就在风中绷紧了身体，咆哮了一声，在犬类本能的驱使下向这些猎物扑过去——在过去的岁月里，它从未能如此接近这种似乎总是在草尖上飘来飘去的精灵。但是它跌倒了——冰太滑了。

它们无数次地试着走向湖岸，又无数次地跌倒，在被彻夜的暴风雪蹂躏之后，它们已经虚弱得抬不起头来，但在本能的驱使下它们当中那两只青壮的家伙还是试着举步奔逃。不过任何一个突兀的动作对于它们来说都是莫大的灾难，它们几乎同时因为尖细的蹄子失去附着力而踉跄着险些摔倒在冰面上。它们惊恐万状

